

北
新
文
選

蓮葉浮萍



Liangqinghua

暮

葉聖陶

電燈成穗地掛着的廳事中，西窗的斜光纔欲退隱時，所有的色彩似乎黯淡了一點，主人翁覺得不耐了，「來，把燈開了！」拍的一旋，如同閉了眼好久驟然張開來地一耀，什麼都髣髴更塗上了一重油彩。這誰說不是快適的享用，文明生活這題目中應有之義呢？

那工場中的地下室，圍困在幾百間房間裏的單人的客舍，百貨商店的櫃檯櫥架之間，以及沉沒在烟裏霧裏的什麼什麼鋪子和人家，電燈卜晝卜夜地亮着，直把大化運轉的痕跡抹掉了。這是事實的問題，暗了必得牠亮；否則，爲着生存爲着生存（想寫第二個爲着，以爲總該有別的，却覺得只有爲着生存最妥當，所以又寫了一個，就此爲止，不再寫第三個了）的種種活動不要停頓了麼？

我不反對有快適的享用的文明生活，事實的問題尤其是無可反對。但是，我

暮

（第七九八號）

不禁爲這等境界中人惋惜，他們有的是優游的，有的是勞困的，而同樣地失却了一種足以吟味的美妙的詩境了。有如對於音樂一般，某甲則心領而神會，某乙却無異對琴之牛^⑤：感受與不感受固截然有別，即是感受又大有程度之差；然而沒有音樂送到耳邊，始終不給你接觸的機會，這無論在某甲某乙，都該是一個缺憾吧。

這美妙的詩境就是「暮」。

所謂暮者，乃指太陽已沒到地平線之下，而黑暗的幕還沒有拉攏來，一切物承着太陽的殘餘的弱光這期間。這自然不是「斜陽暮^⑥」了。在這時候，我們可以翫味那暮的特有的顏色。充滿空際的是淡淡的青。若比晴朗的長天，沒有那麼明，若比清澄的湖水，沒有那麼活，這是微暗的，輕凝的，朦朧的，有如紙捲烟頭徐徐裊起的烟縷，又教人想起堆在枕旁的美人的蓬鬆髮。這青色蒙上屋檐，窗櫺，庭樹，盆花，以及平田，長河，密林，亂山等等，任是不協調的也給調和了；牠們凝合爲一氣，消融了各具的輪廓和色彩，在神祕的蒼茫中存在着。

自然，我們也給這青色蒙住了，若從超人間的什麼眼看來，我們就在這一氣之中，正如一滴水之於大海。但是我們有我們的我執^⑤，便覺這淡淡的青有一種壓迫的力量，輕輕的，十二分輕輕的，然而總會教我們感覺着。這力量似乎離頭頂一尺的光景，——不，似乎觸着了頭頂，——不，壓到眉梢了，——也不，竟然四肢百體都壓到了。雖然是壓迫，不但輕，而且軟，髣髴靠着木棉花的枕頭，裹着野鴨絨的被褥。這樣，被壓得透不轉氣來自是沒有的事；而使神經略微受點激刺，同喝這麼一盞半盞酒似的，却恰有這個功效。於是我們不醉於美德，不醉於歡愛，不醉於旁的一切，而醉於暝色之中了。

「暝色入高樓，有人樓上愁。」

這醉的滋味就是愁。但是，是怎樣的愁呢？這不同於夕陽將下，癡癡的淡黃光映在屋半腰樹半梢那時候所感覺的。那時候感到一種衰零的情味，莫名地惋惜，莫名地惆悵，扼要稱說，當然逃不了一個愁字。而在暝色之中，依戀是沈下去了，更無所謂惋惜，馳驚是停止住了，更無所謂惆悵。只有一種微茫的空虛之

感，細細碎碎的又似乎無邊無外的，在那裏刺着我們的身體，闖入我們的心。這也是愁呀，但不涉困窮，非關離別，侵掠到勞人思婦以外，所以更是原始的，潛在的。在含着上兩句的那首詞的下半闕^⑤有句道，

「何處是歸程？」

是何處？是何處？實在無所歸呵！於是那詞人發愁了。

我們想象那「日暮倚修竹^⑥」的佳人，她那時候一定不在想身世的遭際，戀愛的問題，等而下之如關於服裝飾物那些事情。暝色籠住了她，修竹發出瑟瑟的低響，那種微茫的空虛之感滲入她的任何部分，無所歸呵！無所歸呵！她只有默默地倚在那裏了。

又試念李後主^⑦的句子，

「獨自暮憑闌^⑧，無限江山^⑨。」

江山無限，在蒼茫的暝色之中更能體會。但是，歸向何處呢？江之東，江之西呢？山之南，山之北呢？誰料全都不是歸路，只有一句「無所歸呵」的回答！這

是李後主當時的愁緒。至於國亡家破之感，他當然是有的，但這時候歸於渾忘了，他卸去了彩色斑斕的愁的衣服，看見了赤裸的潛在的原始的愁了。

猶之當潸然滴淚的時候，心酸是微微地，脈脈地，乍一念起，覺得這是個微妙的境界，其中有說不出的美；嗅色之中的愁思正有同樣的情形，所以我說牠足以吟味。

如其不是獨處在那裏，旁邊伴着的有愛人或至友，想來也只有默對吧。在這樣的境界之中，有什麼可說呢？有什麼可說呢？

四月十八日作

(註) (一)卜晝卜夜 意謂全晝全夜。

(二)大化 謂宇宙也。

(三)對琴之牛 牟子：『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，伏食如故；非牛不聞，不合其耳。轉爲蚊虻之聲，孤犢之鳴，卽掉尾奮耳，蹀躞而聽。』

(四)「斜陽暮」宋秦觀踏莎行詞：「杜鵑聲裏斜陽暮。」

(五)我執 言人各有所囿也。

(六)「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」相傳爲唐李白菩薩蠻詞句。

(七)那首詞的下半闕 卽李白菩薩蠻詞。詞大多分上下兩闕。

(八)「日暮倚修竹」唐杜甫佳人詩句。

(九)李後主 名煜，字重光，五代南唐亡國之君，工詞。入宋後詞更淒婉。

(一〇)「獨自暮憑闌無限江山」李後主浪淘沙詞中句。爲國亡入宋後之作。

初夏

陸游

紛紛紅紫已成塵，布穀聲中夏令新。
夾路桑麻行不盡，始知身是太平人。
剪韭醃蠶粟作漿，新炊麥飯滿村香。
先生醉後騎黃犢，北陌東阡看戲場。

稻未分秧麥已秋，豚蹄不用祝瓠窋。
老翁七十猶彊健，沒膝春泥夜叱牛。

買得新船疾似飛，蠶飢遙望采桑歸。
越羅蜀錦吾何用？且備幽人卒歲衣。

槐柳成陰雨洗塵，櫻桃乳酪併嘗新。
古來江左多佳句，夏淺勝春最可人。
隋家古寺郡西南，寺廢殘僧只二三。
藜藿滿庭塵閣佛，時聞曉鼓賽春蠶。

老翁賣卜古城隅，兼寫宜蠶保麥符；
日日得錢惟買酒，不愁醉倒有兒扶。

初

夏

(第五五八號)

一

(注)

(一)布穀 鳥名，一名鴈鳩，似杜鵑而體較大，全體灰黑，腹白，有黑色橫紋；鳴聲如呼「割麥插禾」，故云。

(二)黃犢 小牛也。

(三)陌阡 田間小路；南北爲陌，東西爲阡。

(四)秋 穀熟曰秋。禮月令：『孟夏之月……麥秋至。』

(五)甌窰 謂高地狹小之區。意本史記「甌窰滿篝」句，謂瘠地皆豐收也。

(六)越羅 江浙所產之羅。

(七)蜀錦 巴蜀所產之錦。

(八)豳 音彬，地名，今陝西關中道郿縣，周公劉立國於此。詩豳風有「無衣無褐，何以卒歲？」句。

(九)江左 謂長江以東之地也。

(一〇)隋家 謂楊氏也。隋文帝楊堅始受封於隨，後得國，去豸作隋，以爲國號。

(一一)藜藿 藜又名萊，葉心色赤，卵形，有鋸齒，嫩時可食。藿、豆葉也。

(一二)賽 報祭也。靈神爲苑窳婦人，寓氏公主，凡二神。見漢舊儀——漢書注所引。

(一三)賣卜 謂藉卜筮之技以賣錢也。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，見漢書。

湖上

孫福熙

這一天實在有點悶熱，然而午餐以後遮上一點白雲，太陽可以不晒了。而天色實在變化得很，於是引得畫家興致萬分。薛黛帶了畫具出去了。

他出門往北走，望湖光儘管在山路中走去，他想免去許多屋頂，最好多留天色，而下幅是湖水。走到一個高坡上，他就坐下了。

天色真美麗呵，他非但沒有畫過這樣豐富的天空色調，而且可以說從來沒有見過。風是從他的背後來的，所以浮雲漸向安納西市方面遠去。天空本是碧藍的，但漸遠漸帶銅綠，在此幕前便有無數層次的雲彩。近處的灰白帶紫，四周多有玫瑰淡邊；稍遠則銀灰與蝦青相間，微有珠色；遠去，浮現在鬧市的爐燄似的光輝上者，如檸檬與橘子混和，是無數細片，輕浮散迭，消失在遠山之後呵，湖水，與雲塊相應和，塊青塊綠，這裏面又搗散了許多紫羅蘭的溶汁。風之所至，

忽然波皺幽暗，忽然鏡光閃耀。而雲山投影其中，又成萬種情態。畫家先草草的鈎了木炭，他想，不能遲留了，於是加油彩。以畫家的三寸筆頭，追逐這萬頃風濤，他只要吹灰之力，使這不盡的大面全盤變易；幸虧興趣鼓勵他，不論他變得怎樣快，總要獵取這飛逝的一切到畫家的筆頭。

忽然，風是迎面而來了，浪花緊急的變了方向，從對面打來，而雲彩也愈沈愈下了，他儘是毫不遊移的畫去。現在真不對了，雨點已經下來，於是只得收畫就走。這時纔知道是離家如此之遠。

章鵬因為覺得看書上漸漸的暗了起來，於是到窗口去望天，知道原來是要下雨了。然而夫人到那裏去畫了呢？他急忙的跑到園外，推開鐵門一看，並沒有來。這到哪裏去找呢？想必不久就來了吧，還是到樓窗去看，高一點比較可以看得遠。於是再跑到樓上，伸頭窗外並不見人，只有大風狂吼，直立的白楊個個歪斜，一竿細竹，蘋果樹菩提樹都反轉葉背，露出銀白，落葉飛舞，吹捲湖中，而灰雲成塊，沈向湖面，遮斷對面湖山，雷電並作，而雨點的響聲滴在窗邊，打在

他身上了。

等他再下樓來，園中的花草上已全潤溼，大雨傾注，他不能再到園中去了。着急是不必說。他立在簷下發怔。鐵門驟開，畫先進門，人亦見到了。連忙鬆解畫具，全身浸溼，裙邊沾在腿上，而白鞋白襪全是泥漿了。

急急換去衣服，於是始有功夫再來看畫，這辛苦的工作給他們甜美的滋味。這時雷聲振動房屋，玻璃窗凜凜作響，兩人撫貼，從窗內望出去，隔了雨水流滾的玻璃，望見一片迷濛，湖面已成洋海，不見對面山峯，但見浪濤滔滔，打擊岸邊，如欲吞此山村。遠近果樹，胡桃蘋果，隨風墮地，撲撲有聲。忽聞啞的一響，黑白相間的一葉飛矢似的過去了。

『一隻喜鵲！』薛說。

『他也逃回家裏，換衣服去了。』丈夫微笑的說。

『家中也有「人」在等他呢？』

（選自三湖遊記）

(註) (一) 安納西 法國之一市鎮，該地有安納西湖，爲三大名湖之一，此外二湖爲麗芒湖與蒲爾志。

湖。

池邊

(俄國愛羅先珂著)

魯迅譯

黃昏一到，寺鐘悲哀的發響了，和尚們冷清清的唸着經。從廚房裏，沙彌拿着剩飯到池塘這邊來。許多鯉魚和赤鯉魚，喫些飯粒，浮在傍晚的幽靜的水面上，聽着和尚所唸的經文。太陽如紫色的船，沈到遠處的金色的海裏去。寒蟬一見這，更淒涼的哭起來了。

有今朝纔生的金色和銀色的兩隻蝴蝶。這兩隻蝴蝶，看見太陽沈下海底去，即刻嚷了起來。

「我們沒有太陽，是活不成的。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「呵，已經冷起來了；沒有怎麼使那太陽不要沈下去的法子麼？」

這近旁的草叢中，住着一匹有了年紀的蟋蟀。蟋蟀聽得這年青的蝴蝶們的話，禁不住失笑了。

「真會有說些無聊的事的呵！一到明天，又有新的太陽出來的。」

「這也許如此罷；但這太陽沈了，豈不可惜麼？」金色的蝴蝶說。

「不可惜的，因為每天都這樣。」

「然而每天這樣的太陽沈下海裏去，第一豈非不經濟麼？還是想些什麼法子罷。」

「不要做這些無聊的事罷。這怎麼能行呢，況且明天太陽又出來的。」

但是今朝纔生的年青的蝴蝶，不能領會那富於常識與經驗的蟋蟀的心情。

「我無論如何，總不能眼看着太陽沈下去。」金色的蝴蝶說。

「大約未必有益罷；總之先飛到那邊去，竭力的做一番看。」於是金色的蝴蝶對那銀色的說：「成不成雖然料不定，但總之我們兩個努力一試罷，要使這世界上沒有一分時看不見太陽。你向東去，竭力的使太陽明天早些上來；我飛到西邊，竭力的請今天的太陽再回去。我們兩面，也不見得竟沒有一面成功的。」

有一匹聽到了蝴蝶的這些話的蛙。他正走出潮溼的陰地，要到池塘裏尋喫的

東西去。

「講着這樣的無聊的話是誰呀？我吃掉他！世界上有一個太陽，已經很够了。熱得受不住！池塘裏早沒有水，還不知道麼？今天的太陽再回來，明天的太陽早些上來，要這世界有兩個太陽，是什麼意思呢？其中也保不定沒有想要三四個太陽的東西。這正是對於池塘國民的陰謀。喫掉！誰呀，講着這樣的話的是？」

蟋蟀從草叢裏露出臉來說：

「並不是我呵。我的意思是以爲什麼太陽之類便沒有一個也很好，因爲這倒是於池塘國民有益處的。」

然而蝴蝶說一聲「再會，」一隻向東，一隻向西的飛去了。

寺鐘悲哀的發了響，太陽如紫色的船，沈到金色的海裏去。寒蟬一見這，便淒涼的哭起來了。

老而且大的松樹根上，兩三匹大蛙在那裏大聲的嚷嚷。這松樹上有衙門，貓